

VR看藝術家視覺 花鏡下打卡 為港人生活加點甜



網上展覽採用了VR技術，同時亦增設AR科技供大眾與展品互動。網上截圖

面對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突然來襲，香港人更多的是選擇留在家中，近月藝術活動確實減少了不少，惟在家中並非必然要脫離藝術生活。近年，不少展覽把藝術與科技結合，增設網上虛擬展覽，並投入擴增實境（AR）和虛擬實境（VR）技術，讓大眾於新常態下可衝破障礙、隨時隨地欣賞裝置藝術。最近仍有機構開展線上與線下的藝術展覽，與香港人共度這艱難時刻，以藝術傳遞正能量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美婷 圖片由主辦方提供



《城市之光》由羅一鳴（左）和黃振洪共同設計。



互動區展出三件藝術品。



作品《沙·脈搏》於互動區展出。

跟隨作家重返故鄉 尋找生命的「原風景」

賈平凹的商州鄉村、阿來的嘉絨藏區、遲子建的漢北極村、畢飛宇的蘇北水鄉、劉震雲的中原延津、莫言的高密東北鄉。日前首播的系列紀錄片《文學的故鄉》，跟隨六位中國當代作家回到故鄉尋找他們生命的「原風景」，也讓觀眾感受中國當代文學版圖裏的著名風景。

「故鄉是作家出發的原點。我們跟蹤紀錄作家重返故鄉的過程，探究他們如何把生活的故鄉轉化為文學的故鄉。」本片導演、北京師範大學紀錄片中心主任張同道說。「我期待觀眾通過這部紀錄片找到自己的文學故鄉，就是我們的精神故鄉，就是詩和遠方。」張同道。

故鄉是作家出發的原點

寫完《滿月兒》的賈平凹陷入茫然，他發現了自己的「故鄉」商洛，於是沿丹江，下丹鳳，走商南，白天走村串寨，晚上在村家中寫作，從此走出創作瓶頸。而他最近的長篇小說《山本》已從商洛擴大到秦嶺地區。阿來曾長時間行走在馬爾康大地上，閱讀每一條河流，每一道山谷，探訪18家土司的故事，甚至還見過土司後人，但他沒想到，小說《塵埃落定》竟妙手偶得。

讓劉震雲難忘的是年輕時在延津玉米地看書的一幕：一位農村姑娘在河邊梳妝，晚霞

照亮了河水，也照亮了姑娘的臉，激發了他寫《塔鋪》。這是他人生的轉折點和文學的起點。

莫言從故鄉提取了膠河、石橋、高粱、紅蘿蔔這些自然地理元素，又挖掘了茂腔、泥塑、撲灰年畫、民間傳說等人文元素，融匯世界文學經驗和藝術想像，創造了高密東北鄉這個熱烈濃郁的文學王國。

「作家的故鄉並不僅僅是指父母之邦，而是指作家在那裏度過了童年，乃至青年時期的地方。這地方有母親生你時流出的血，這地方埋葬著你的祖先，這地方是你的血地。」莫言說。

北京師範大學國際寫作中心執行主任張清華指出，每個有成就的作家身後，都有一個故鄉的背影或輪廓，江南之於魯迅，北京之於老舍，湘西之於沈從文，上海之於張愛玲，都有着獨特意義。

「作為直接經驗的童年記憶對作家的創作具有決定性意義，故鄉造就了這些作家獨特的氣質和生活閱歷。」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孟繁華指，這和當下採用間接經驗的創作潮流形成鮮明對比，對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的文藝創作方法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。

文學與姊妹藝術的互動

2016年，因有《我不是潘金蓮》、《一句頂一萬句》兩部由劉震雲小說改編的電影

個三角錐體組成，每個尖角象徵著生活的飛躍，代表著生命之輪旋轉並鼓勵勇於克服極限。《浪花》中的不等邊三角形以亞加力膠板製成，貼上半透明的幻彩紙，並以不銹鋼、鐵等作支撐。黃玲敏表示，作品在早上和晚上所呈現的效果不一樣，「有日光時，光線穿過三角錐體透射至地面長廊，因為幻彩紙的特性，不同角度的陽光會透射出不同的顏色；在晚上，會有燈光表演，我在每一個三角形上都圍上LED燈條，它會隨著音樂呈現出燈光效果，帶出活力的感覺。」黃運用了物料的特性，帶出不同的透射效果，以此鼓勵大眾以不同的角度看事情，「希望借作品帶出大家對每件事情均可以多角度思想。」

黃玲敏坦言，光是要作品呈現出立體的效果，便經過了多番的嘗試，在構思時，她曾經嘗試用正方體製作作品，但呈現的效果不佳，因此亦被捨棄，「使用其他形狀製作也不及三角錐體，我曾經考慮使用正方體，但呈現的效果較平板，三角形容易配合LED燈條的走動，經過各方面的考量後發現三角錐體是最完美的組合。」

繡球花帶出正能量

照片區中亦有黃玲敏的第二個作品《花·樂園》，作品由六塊鏡面以及花牆組成，正面左右兩側為鏡面，頂部則利用鏡鋼組成，「因為普通鏡面較重，若懸掛在頂部會較危險。」黃說。作品利用了鏡面的反射造就出無限延伸的空間感，望此帶出每個人都能擁有的無限的機遇及可能性去開展人生的未來，尋找屬於自己的世界。



《花·樂園》以花和鏡為主體，是黃玲敏的作品之一。



作品《浪花》

《花·樂園》中有花牆作點綴，牆上有橙色、白色等的繡球花，花朵期可帶出歡樂的感覺，使人感到溫暖如春。問到為何以花作點綴，黃指，希望花的感覺能給予大眾在生活中能「苦中加點甜」，「最近港人可能在生活中會有負能量，希望花朵能夠為大家的生活中加點甜，帶出正能量，繡球花也有幸福、祝福的意思，我也希望能將這份祝福帶給香港人。」

作品中約有75朵繡球花，其花瓣形態彼此依靠，象徵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是互相依靠而生、共同協作而活。是次展覽中的繡球花以網布製作，能夠展示繡球花的



《繩梯》於體驗區展出。

美態，亦不怕戶外的風吹雨打而造成花朵受損。

勵志語句融入霓虹招牌

作品《城市之光》亦在照片區中展示，是次展出了14個霓虹燈招牌，每個招牌均是一些勵志語句。作品的設計師之一羅一鳴表示，作品運用了兩個半月的時間製作，其霓虹燈招牌運用了LED燈管製作，與傳統的霓虹燈招牌使用玻璃管加上氮氣，再由師傅加熱扭成適合的形狀，是次展覽中用LED燈管呈現出的效果與傳統霓虹燈招牌的效果相若，也可以減少因近距離接觸發熱的燈管而造成受傷的機會。」

會以霓虹燈招牌為創作概念，羅表示因霓虹燈招牌代表著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，是香港的特色，它曾經滲透在香港的每個角落，「香港給予人的感覺，我認為最難忘、第一時間會想到的是晚上有很多霓虹燈招牌在街道上亮起，每個霓虹燈招牌的背後也代表著香港的歷史，每個招牌也代表著不同店舖、不同人的故事，所以我們亦將這個概念放在是次的作品上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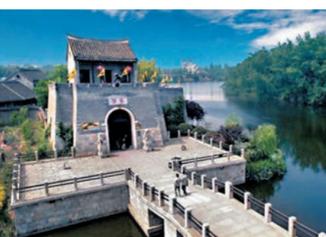


畢飛宇曾多次獲得文學獎。資料圖片



作家阿來的故鄉嘉絨藏區之面貌。網上圖片

北京師範大學紀錄片中心主任張同道。網上圖片



畢飛宇的故鄉在蘇北水鄉。網上圖片

公映，被市場稱為「劉震雲年」。當年文藝界的這一現象，也被《文學的故鄉》收錄。

事實上，片中這六位作家的作品，都被改編為其他藝術形式。賈平凹的《高興》、阿來的《塵埃落定》、畢飛宇的《青衣》、遲子建的《額爾古納河右岸》、畢飛宇的《推拿》、劉震雲的《白狗鞦韆架》等被改編為影視作品，劉震雲的《一句頂一萬句》被改編為話劇，莫言的《紅高粱》更被改編為晉劇、評劇、豫劇、舞劇。

陝西省電影家協會主席張阿利認為，《文學的故鄉》再次展現出文學與姊妹藝術形式的良性互動關係：在大眾文化的時代，文學給影視和戲劇以滋養，影視和戲劇又反哺文學，擴大其影響力。而紀錄片《文學的故鄉》本身，就是一次文學和影視的聯姻。作為詩人和學者的張同道，給了該片別樣的創作視角。

「這部紀錄片實際上是在做一種文化研究，探究為什麼這些作家創作了這樣的作品，成了這樣的風格。」北京電影學院副校



作家阿來的故鄉嘉絨藏區之面貌。網上圖片

長胡智鋒說，該片呈現了作家的心理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，同時具有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。

鄉愁是回憶的敬意回望

對於回故鄉的提議，不是每位作家都有深深的熱忱；而一回到故鄉，作家的情感被攝影機真實地記錄下來。

因為父親是被領養的，畢飛宇自稱沒有故鄉，也不願回到出生的村莊。但當他站在出生的楊家小學外，拼湊起記憶的碎片，突然拍了一下腦門，「啊」的一聲轉過頭去，長長的靜默後再轉回頭，擦了擦發紅的眼圈說：「就是這兒。」

因為過度砍伐，故鄉曾經原始森林消失，泥石流頻發的環境惡化，阿來有十多年不想回家，甚至「恨這個地方」。但再次坐在樓磨的家中，拉着母親的手，他泣不成聲。

「你經常地回去，它就不是鄉愁。我家鄉很好，但是你讓我留在這兒，我不願意。」阿來在紀錄片中坦言。

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李敬澤認為，中國作家對故鄉的複雜情感代表了中國人的文化根性。改革開放以後，無數人離開家鄉走向遠方，這出於對美好生活的嚮往，也推動著國家的不斷發展。

「正是在這種離鄉和返鄉、走出和回望中，故鄉不僅是地理的風景和生活的實體，更是我們生命的根底，飽含着面向未來的精神力量。」李敬澤說：「鄉愁，是這個急劇變化、不斷遷徙的時代中一種普遍情感，是我們對共同經歷的生活與歷史的一份滿懷敬意的回望和珍重。」

文：新華社